



萬 人 叢 書

眞假李板頭

劉 石 著

三聯書店贈



行 印 屋 書 洋 海



MG
J246.7
146

1551

7151
7210
2210

書叢人萬

頭板李假真

著石劉



3 1760 9763 6

行刊屋書洋海

1948

目次

真假李板頭……………劉石(1)

一、板頭的刺殺

二、演秧歌

三、比賽

懷義灣……………高朗亭(17)

真假李板頭

劉石

一 板頭的刺殺

四連掀起了練兵熱潮。四連有個戰士，外號叫做李板頭，揹着一隻馬槍，起早睡晚，一個勁練刺殺：早也練，晚也練。

熟生巧，功夫到，本事自然真。板頭的刺殺進步真是快，全連第一個「後腿不打彎」的就是板頭先做到了。有一天早晨，大家在操場上做動作，刺起槍來誰的後腿也打彎。大家好着急，八班副孫三說：「板頭後腿不打彎，他有點門路，咱們叫板頭來教格一下。」大家就扭頭找板頭，板頭不在場，聽說在崗哨上。大家就驕抖：「誰個換他去？」賈子令馬上答應了一聲：「下一班是我的崗，我去。」持着槍跑着步，到了崗哨上。板



頭下了哨，走到操場上，大家圍着他，這個說：「板頭！我們刺起槍來，爲什麼後腿老打彎，總是摸不到領。」那個說：「板頭！你刺幾動給咱們看看。」板頭不說話，又黑又紅的小方臉帶着笑容，嘴裡露出兩顆小虎牙，手裏持着小馬槍，嘴唇一閉，立刻顯得雄糾糾。刷的一聲，起了一個預備用槍的姿勢，連接做了幾下向前直刺。同志們的眼，瞪着他的兩隻腳，後腿蹬的直直的，真有勁。板頭刺完了，收住槍。仰着頭，笑眯眯的稍息站着。大家問他：「板頭！你給咱們說上個要領，你是怎麼刺法？」這可叫板頭作了噤子了！你笑他刺幾動槍不費事，要他講要領可就爲了難。板頭低下了頭，小紅紫的臉就紅了！逼得他慢吞吞的說了一句：「就是，多練習！」

板頭的刺殺全連出了名，一有空，誰也願意找他對刺，他那支小馬槍對誰也對付得了！劉后子從生產組回來沒有練過兵，刺槍刺得不得勁，板頭就細心的幫助他，后子自己也肯努力，跟着板頭學了不多天，就趕上別人了！

營長知道了板頭的槍刺得好：他的槍往前刺的時候，上身往上一提，左膝由彎挺直

，右腿一上前，刺出了，左腿自然不打彎了！營長就把這個要領向全營作了介紹。

直臂投彈不如曲臂強，曲臂投彈命中目標對敵殺傷大。去年練兵投彈用直臂，真是走了「彎彎路」，今年投彈一律要改爲曲臂投了！板頭用曲臂試了一下，才二十五米啊！胳膊還痛得不行。人家說他：「年紀少，胳膊細，無力氣，一斤四兩鐵疙瘩怎麼能够打得遠。」板頭聽了不洩氣，心裏有底細。你看！誰個投得遠，他就站在旁邊看。看完了人家怎麼投法，他就提着手榴彈到另一邊去投了，板頭心裏想：「疙瘩打不遠，沒有臂力有關係。」他就找到了一個二十五斤的石鎖。天還沒有亮，司號員們還沒有拔號音，板頭就下炕，提了石鎖，到了當院舉開了！石鎖碰着地面上凍硬了的地皮，發出雷也似的響聲。睡在被窩裏的人們被驚醒過來，一個一個都起來，他們走到當院。見了板頭，就搶着上前：「板頭！我來鵝下。」板頭放開了石鎖，站在旁邊喘了一會氣，他覺得貼身的衣服已經被汗水沾濕。他帶了手榴彈走出院子的大門，轉到操場上，星星在天空中閃耀着，操場上有一個黑影子來去的奔跑，不斷的可以聽到手榴彈落在地上的聲音。號音

響起來了！東南角上的天空已經發亮，天上的星星漸漸地少去，操場上的人們可是越多了！大家看見板頭那麼小的娃娃都這樣用心，誰個不稱贊。這也就激起了大家苦練的熱潮。以後，天還沒有亮，老鄉們的雞還沒有叫，操場上就點起火堆來了！光照着手榴彈來回的飛舞。板頭和他們有時也在火光下做着刺殺動作。練兵的情緒越練越高，在晚上，吹了熄燈號了，板頭的被窩裏空空的，別的炕上也是空空的，值星排長走到單槓前面硬督促板頭和大家去睡覺去。有時，院子裏，操場上那裏沒有人；原來是板頭和大家到山上做戰術動作了！「假設敵」啊！「捉哨兵」啊！「偵察」啊！一直鬧騰到半夜。

兵越練，戰士們的武藝更高了！板頭的投彈更是進步得快。有一天，板頭在操場上擲着手榴彈，徐副營長站在旁邊問他：「板頭！你能滿上四十米麼？」板頭見了生人不笑也不說話，他見了上級、同志們、熟人就先笑後說話。他笑着，他說：「滿上。」副營長說：「滿上了送你一支鉛筆。」板頭一舒胳膊，打了個四十四米。副營長親自到營部拿了一支紅漆鉛筆插在他的口袋裏。同志們都說：「板頭可以代表四營參加全團檢閱

「也有的替他担上丁心，說是『怕他年紀少，體力不夠，怕是成績不鞏固。』板頭聽了這些話，都不在乎，他只有越發的加緊練。」

二 演秧歌

過年以前，政治處張幹事和劇社裡幾個同志到了四連，大家討論過年的時候戰士們演秧歌，「演什麼呢？」「演李板頭練兵吧！」大家同意了就動手寫劇本，劇本寫成了就要排。却是缺一個飾板頭的角色。大家一看劉巨寬個子低，歲數也與板頭差不多上下。就問他：「劉巨寬，你裝李板頭吧！」劉巨寬也願意。張幹事就告訴他唸台詞，要他學李板頭的動作和模樣。他都很用心的去做，有時他獨自個兒呆在一邊唸台詞，唸着唸着就想起來了：「板頭過去和咱差不多，他在家裏放羊，我也在家裏放羊，十五歲上參加游擊隊，我也參加了游擊隊。自從他到了四團四連當戰士，誰也把他當成小孩看。到如今人們都說他：『鍛鍊出來了！娃娃變成好戰士！』誰個也贊揚他。現在又把他排成戲演，這可是光榮的事情。」劉巨寬心裏越想越羨慕，可是又有點不服氣似的。

大年初幾的那一天，四連的秧歌劇在全團晚會上演出了！第一個節目是「劉順清」，李板頭飾了劇中的一個開荒的戰士。他一上台，下面的觀眾就有一種不同的情緒。四連的幾個同志向着三營的幾個同志說：「那是咱們連上的李板頭，下一個節目就是演的李板頭，就是他。你看吧，可是不賴。」當時三營的那幾位同志就說：「嚶！這就是李板頭？那還是你們連上去年的生產模範啊！那還是個娃娃麼！倒是了不起。」演完第一個節目，下一個節目「李板頭」開始上演了！李板頭在後台卸去了裝，站在背幕的後面，從幕縫裏瞧着前台。前台的戲正在一場一場的演下去。演到劉義剛向李板頭說話的地方：「板頭，咱們比賽吧！」劇中的板頭說：「比比吧！我還比你不得？」站在背幕後面的李板頭一聽這話，可是有點碰耳朵。心裏馬上一怔：「咱一滿就沒有說過這些話啊！」這時台下觀眾四連的同志也紛紛議論起來：「哼！這個地方就不對頭，不合乎事實；假板頭說的這句話太驕傲，真板頭一滿不會說出那些話。」演完戲，回到連上，有的同志去質問劉巨寬：「人家真板頭就沒有說過那句話，你爲什麼說那句話，你那句話可是

帶點驕傲。」指導員知道了，就向大家解釋：「這次演劇，演劇的人不注意，隨便在台上加了一些話，原來劇本上就沒有這個，以後演戲可得要注意按照劇本上說話。」

自從演了這次劇以後，四連有一個李板頭，又多出了一個假李板頭了！當人們每次喊劉巨寬爲「假板頭」的時候，劉巨寬的心裏就會被觸動：「可是不敢驕傲，一句話的事情，人們都聽出來了！……」我還比你「不垮」這句話說錯咧！咱以後可得要注意。比賽不是爲的把別人比垮啊！……板頭是好，做下的事情好，就當成戲演。這的確是好，我以後也得……」想到後來：「唔！我和他比賽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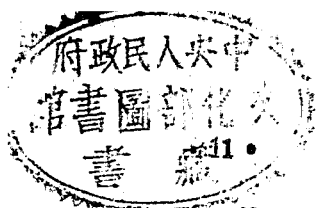
二 比賽

從此後，假板頭心事掛在心裏頭，一心一意要趕上李板頭。真假板頭之間時常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可是人們都還沒有注意到這些事情。假板頭一看李板頭提着手榴彈出去了，他就跟着去看。看板頭今天投多遠，他也就到另一地方去悄悄的練。非趕上他不行。板頭剃着槍，他也拿槍一邊去剃。可是真板頭並不注意到劉巨寬準備和他比賽。有一天假板頭向排長任鴻喜說：「排長！我要向九班李板頭比賽。」任排長向李板頭說：「板頭！劉巨寬要和你比賽呢！」板頭聽了，以為說着玩，並沒有把這句話放在心裏。以後劉巨寬看看板頭只顧苦練兵，對自己並沒有什麼表示，他也就把比賽壓在心裡，嘴上不說話。可是他悄悄的更加了油了！

三月三十一號，全連舉行第二次技術測驗，大家在投彈場上測驗手榴彈。劉巨寬投

丁四十四米，他站在一邊，胖胖的圓臉上瞪着兩隻大眼，等着板頭今天投多遠，恰好板頭這次也是四十四米。劉巨寬再也忍耐不住了！他站在隊伍裏面自言自語的說：「我總要和李板頭比一比。」指導員在旁邊聽見了！就對他說：「比吧！可以比嘛！」

當天，吃飯以後，指導員任鴻俊把真假板頭叫到連部。指導員坐在靠棹子的板凳上向真板頭說：「板頭！劉巨寬要和你比賽，你怎麼樣？」劉巨寬坐在旁邊，等不得指導員說完話就插着嘴：「咱是要比啦！」板頭和劉巨寬並排地坐在炕沿上，斜對着指導員光是笑着臉不說話，兩眼望着指導員。任何同志對他說話他都是很用心的聽着的。呆了一會，他慢慢地轉過臉來向劉巨寬說：「你要比，咱們就比上吧！」指導員就說：「你們要比，那就訂出個條件來。條件由你們自己各人的程度去提。」當時劉巨寬先說了打手榴彈的條件：「投彈四十米以上，再增加就要比較慢。咱不敢多訂，今後一個星期增加一米達。這個星期投了四十四米，下星期打四十五。」指導員問板頭：「你呢？」板頭說：「咱也一星期增加一米，和他一樣。」提高射擊和刺殺，指導員知道劉巨寬射擊技術



比板頭高，板頭的刺殺要比巨寬強。就向他們說：「射擊，刺殺各有高低，不能一般要求，你們各人說各人的吧！」劉巨寬說：「三槍三中，十五環。」板頭說了個三槍三中打十環。刺殺不算通過障礙，板頭要求達到一百分。劉巨寬訂了八十五到九十分。兩人的戰術要求是一致。到末了，指導員提出：「板頭要幫助劉巨寬的刺殺，劉巨寬要幫助板頭射擊的進步。革命友愛的比賽，就是要有這個條件。這是最主要的。可是得要記住，比賽不是爲了誰壓倒誰，不是要把誰比垮。」兩人聽着指導員的說話，最後互相對視了一下，都露着笑容。

當天晚上，指導員在點名的時候宣佈了真假李板頭比賽，要同志們都來參加評判。過去真假板頭學什麼動作，都是你在這邊，我在那邊不常在一起。自從二人正式開始比賽以後，時常見到板頭拉着劉巨寬：「走吧！操場裏刺殺去！」板頭出口令，劉巨寬做着動作。劉巨寬的槍一刺出去，動作不確實，身子偏了！板頭就幫助他糾正，做示範給他看，他一心一意的要幫助他的刺殺進步。

假板頭呢？有一次，他跟着二班上山放軍事哨去了，有人從連部回去說：「連上有
人投彈五十一米了！」劉巨寬一聽，忙着連聲問：「誰啊？誰啊？」「聽說是板頭。」
假板頭一聽心裏好着急。他向班長告了假，拿起假手榴彈就跑，骨溜溜，像一塊石頭從
山上滾到山脚下。他到了坪坪上，獨自個在那裡打了半下午的手榴彈。記着那最遠的距
離已經到了四十八米，天黑得快看不見了！他才擦着滿臉的汗，回到山上。班上的同志
們問他：「劉巨寬！你今天投了多遠啦？」他不說投多遠，他說：「看明天。」

四月十八日，冬季練兵結束舉行總測驗，投彈場上插着紅旗和白旗。劉巨寬的心裏
比過去更是緊張了！他希望自己的成績，一切都不要落在李板頭的後面。他那活潑的說
話和行動在今天都變得很嚴肅似的。連上的同志們也都要看看真假板頭比賽的結果。

臨到二班投彈的時候，評判員喊着：「劉巨寬！」劉巨寬答應了一聲：「有。」他
的心跳動的更厲害，他從隊列中走到投彈線前面，一連投了三個手榴彈，最遠的落在離
第三把紅旗三米突的地方，那是四十八米。他很滿足於自己今天的成績。他回到隊

列裏。一個班挨到一個班的測驗過去。當李板頭的名字被評判員叫到的時候，全連人的精神果然緊張地集中在他的身上，有的同志給板頭打氣：「板頭！加油！打五十米不成問題。」板頭不笑也不說話，他脫去棉衣往地上一撩，他從行列中走到投彈線後面，彎着腰拾起了第一顆手榴彈，身子往後退了兩步，站定以後，他的眼一直的望準了前面的目標——最後的那一把紅旗。右手提着手榴彈前後一擺動，細小的胳膊曲着往上一舉，向前一擲，手榴彈在空中翻旋着，像一個小車輪一般呼嚕呼嚕的成弧形向前滾進（註：曲臂投的彈，彈柄在空中翻旋着；直臂投則彈頭在前彈柄在後，一縷子前進。）卜的一聲，在第三把紅旗上面落個正着，恰好五十米。人們齊喊了一聲好。有的同志就說了：「板頭的手榴彈贏了假板頭了！」假板頭不服氣，當場地就向指導員提意見：「指導員！我還能重投不能？」喬指導員知道他的心事，笑着說：「經過評判委員許可以後，你和板頭可以重投，但是檢閱的成績，剛才已經確定了的，再投，就作為你們二人比賽評判的標準。」大家測驗完了投彈，隊伍已經轉到另一個場所去測驗別的項目去了！

連長，劉指導員，一個評判員和營長還留在那裏，看了劉巨寬最後投了兩個手榴彈，投來投去還是四十八米，指導員問劉巨寬：「行了嗎」？劉巨寬搖搖腦袋說：「今天不行了！趕不上他。」

下午是戰術測驗。這一天的項目測驗完了以後，到晚上劉巨寬跑到連部問指導員：「指導員，今天的技術和戰術測驗，我的成績多少分？」指導員思索了一下：「還不太清楚，你的大概是八九十分。」劉巨寬接着問：「板頭呢？」指導員說：「大概差不多。」任排長也在旁邊，他插了一句：「板頭可能九十分。」劉巨寬一聽，心裡就似乎有點着急，當他離開連部時，指導員對他說：「今天你的成績可能比板頭差幾分，明天你得加油啊！」

到了檢閱的第三天下午，槍聲和號音在射擊場上響起來了！紅色的報靶旗不斷的前面隱現和擺動着。靠靶場的南面六七十米的地方，有一座柳樹林子，那是打靶休息所。一排已經在射擊場上開始射擊了！二三排在柳樹林子內休息。李板頭在柳樹林子內就

地挖了一個臥式工事，他臥在工事內瞄準。有幾個班長和許多同志都很關心板頭的射擊。在今天能得到勝利，他們蹲在旁邊告訴他：「擊發要沉着，記住要領，切不可慌。」也有同志在另一邊悄悄的議論：「一百五十米距離的實彈射擊可不是鬧着玩。論起板頭平時這樣苦練，三槍三中一定不成問題。可是他那支小馬槍，來復線快要沒有了，那麼老的槍，偏差又大，要命中恐怕倒是費事情。」

指導員從射擊場上往樹林裏走過來。很高興的把消息報告給大家聽：「今天射擊，二班打的不錯，假板頭三槍三中打了二十二環。」他看了板頭鼓勵着說：「板頭！今天你得好好打，不要慌。」指導員又對大家說：「今天射擊，每個同志對自己使用的槍都要有信心，你們看，一排在今天不是都打得很好麼！」

該三排射擊了！到了射擊場上，李板頭三槍三中打了七環。人們說：「板頭不賴，去年三槍脫了一靶，今年三槍都打上環了！」

第六天各項測驗都已經完了！大家盼着宣佈成績。李板頭到了連部問指導員：「指

導員！劉巨寬的刺殺成績多少分？」指導員告訴他：「一百分。」板頭聽了心裡好歡喜，他笑開了！嘴裏露着兩顆小虎牙，指導員又對他說：「你自己的刺殺，這次比他還要差一兩分，不過他的刺殺好，進步快和你是分不開的，因為在平時，他受到你的不少的幫助。他有這樣的成績，你應當更加高興了！」這可說對了！板頭本來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劉巨寬這次測驗成績好，他很高興。

在天晚點名的時候，指導員向大家宣佈真假板頭比賽的結果，戰術和技術各項平均起來，每人的成績都是九十六分點二。結果不分勝負。

後來連上選舉練兵模範真李板頭得了滿票，而假板頭也被選上了！現在全團誰也知道四連練兵模範有一個真板頭，一個假板頭。

（一九四六年）

懷義灣

高朗亭

懷義灣的地主武裝——民國，在一九三二年是團總邱樹凱所領導的，駐在一個獨立小丘頂上的娘娘廟裏。假如要強攻硬戰的話，是不容易繳械的。

那年的二月，我們剛從橫山伏擊失敗，弄得手無寸鐵，荷包裏只剩下一塊錢。當時在場的革命伙伴，只剩下高文清劉善忠我們三人。怎麼辦呢？三個人在一個小沙塢坐着納悶。

「我過去在延安當過兵。」高文清首先打破了沉寂。「×××那裏有熟人，咱們鄰到那裏當兵去。這裏的情形，他們不會知道。咱們可以活動兵變，帶一些槍枝出來再幹。……」

話還沒有說完，我表示了同意。劉善忠也接着說：「咱們考慮一番吧！」於是你一

言，我一語的，就討論起來，最後決定下延安當兵去。

『路費呢？』劉善忠提出這個問題來，我摸出了身上僅有的一塊錢。他說：『不得夠啊！咱們還得想辦法。』

『現在已是舊曆二月初三，趕咱們到下邊，天氣就暖了。我這件袍子，就用不着了。能够賣它三四塊錢，還可湊合一下。』高文清說着，笑開了那張大嘴，低下頭，用手提起自己的袍襟，直揪着我們等待着回答。

大家沉默了兩三分鐘，我抬起頭來說：『就這樣去吧，到了那裡再說那裏的話，我不相信還會餓死咱們！』劉善忠也笑着站了起來。

初七下午，我們到達了懷義灣。在街上，找了個開飯館的小店，歇了下來，簡單的吃了些便飯，在屋裏坐着閒談。

『客人們吃好了嗎？』約有四十歲左右高個子的店掌櫃，走進來打了招呼。雖然是店家常談的一句例話，但他却講的十分真誠。劉善忠同志站起來招呼着掌櫃的坐下。掌

櫃的兩手捧着烟袋，讓着大家吸烟。

「掌櫃的生意好嗎？」我開始和他拉話。

「哎！好什麼哩！去年賺的錢只顧住嘴，連穿的都顧不住。」他用右手很不自然的抹了抹那黑生生的八字鬚，長嘆了一口氣。

「現在的生意不是很好做嗎？」

「生意到有，可是害債（註一）太重了，去年結賬賺了四十多塊錢，光款子就出了二十八塊！」

「今年呢？」

「派款的條子還沒有下來哩，國總和紳士們在排家灣議了幾天啦，大約快攤開了。」

「今年也許要少出一些吧？」

「那裏！這好幾年總是一年比一年多，今年怎能少出呢？」

「你家裏有幾口人吃飯？種多少地？」

「種地？自己只有一兩畝，不夠種。租財主家的地，租子太大。一年打下來的糧食，不够主家的。繳了租，就沒有自己吃的啦。這小飯館害債又重，家裏的地還要出錢糧。聽說今年每兩錢糧要攤五十多塊錢哩，你看這光景有什麼法子過哩！」他打着火，很用勁的吸了幾口烟。『邇刻的時世不能行了，你看財主家放債，那利錢大的過餘着哩。我年時把個驢給死了，又買了一個，自己錢不够，借了財主家的十塊洋錢。每月要八分利，這二月出去就半年啦，光利錢也堆下四五塊，一年下來本利可滿就是二十塊！』

「這利息真重呵……」我很嘆惜的插了話。高文清，劉善忠聽着掌櫃的敘述，都在沉思着。

「這還不算掌櫃的沒等我說完，便又接着說：『年時四月裏，一次就給我派下十五塊維持費，迫得我沒辦法，邱團總的團丁，來催款，就要綁我，我稍微遲慢了一下，一個姓邱的團丁就打了我一槍頭。沒辦法，兩個帶槍的團丁，跟着我到財主家借了十二塊錢，連我的手裏都沒到，錢就人家拿去了。後來立約，二財主硬要一集（註二）八分

利，我嫌利太大，他又要我馬上還錢。你想，錢已經叫人家拿去了，我能……」說着，他的眼睛紅了起來。

「老人家不要難過，咱們窮人快要翻身啦。」我同劉善忠小聲安慰着他，他慢慢的仰起了頭。

「翻什麼身，這周圍有姜家拓老板家……邱……團總……財主家們在……誰還能翻……背不起大利……只好賣……」

突然，門被推開了，招呼我們吃飯的那個小孩子，跑了進來。

「大大，二財主家的伙子，收二月二的香紙錢（註三），你回去哩。」掌櫃的呼了一口氣。緊縮着眉頭，慢慢的站起來，同我打了一個招呼，低着頭拉着小孩，一步重似一步的走出去了。

天漸漸的黑起來，店掌櫃的兒子，提着麻油燈進來，將燈放在炕邊上。剛走出去，隔壁的鋪門「叭叭叭」的緊接着響了幾聲。

「噯，老五有油沒？打些點燈油。」打門的人喊叫着。

「有哩，你等一等。」裏面有人給答了話，開門的聲音剛完，兩人的對話又傳過來：「怎麼你這會兒才來打油哩？」

「我們在白菜心（許四）家裏抽洋烟哩。」

「還有些誰？」

「邱隊長們，你想要是別人，我還給他來打油麼！」

「團總回來沒？」

「沒有哩，哎，有哈德門煙給拿一盒？」

「有，五百錢一盒。」

「不管多少快拿來！」

門閉上了，接連着的是急急忙忙的脚步聲，打門前響過去。……

「團總不在家，他媽的就下來嫖婊子了！」劉善忠自言自語的說起來。

「咱們幹他一件冒險事吧！」我說着，眼睛望着高文清。

「什麼冒險事？」高文清驚訝的問，但聲音很小。

「這邱團總的弟弟，是我在師範學校的同學。兩人感情也好，對他們的歷史，我還知道一些。乘團總不在營房，我們明天去假裝做客，進營房去，相機繳這民團的槍，你看怎樣？」

「那還不如就到白榮心家，把那邱隊長の槍先提了，不更放心？」劉善忠轉過身來，提出這樣一個意見。

「不行！」我駁斥着他的意見。「他們出來嫖娼子，不一定帶槍。要帶的話，在那種容易出是非的地方，他一定是很謹慎的，恐怕不容易提到手。」我說着，他兩人才點了點頭，認為也有道理。大家低頭抹額的沉思起來，我也想了想，再繼續的補充了我的意見：「我們自天去，又是裝着團總的朋友，團上的人一定不會提防的，我們就乘其不備，互使眼目，相機行事。」

「假如國總回來又怎麼辦呢？」高文清提出這樣的問題來，考慮着。

「那還能等到國總回來！」劉善忠不等我說話，就插上了嘴：「我們要去，時間頂長不能超過三四個鐘頭，有機會就幹，沒機會就走。就在國總未回來以前，我們佔主動，有把握就動手，沒把握就走，朗亭，你說怎樣？」

「對，就是這樣。」說完，我轉過來問着文清：「你說怎樣？」

「幹是不成問題的要幹，問題是怎樣幹才好！」

「那些技術問題，我們都仔細的想一想，當然越巧妙越好。」

話談到這裏停了，下來各自收拾着自己簡單的行李，大家都沉思着明天的一切事情。

初八的早晨，天氣分外清朗。我們吃點早飯，買了兩盒哈德門烟，就離開小店，向娘娘廟走去，一過河，就上着坡。

「今天咱們上去，下來時是走着下來還是抬着下來呢？」高文清擠了擠眼睛，向着

我們兩人開玩笑。

「一定是走着下來，咱們不動手，他們也不敢隨便把咱怎麼的。」

我鄭重其事的回答着他的話。

「唔，可要沉着哪，誰也不許表現出絲毫的慌張來！」劉善忠也搭上了一句，三個人互相看了看，點了點頭，就在將近工事的地方坐了會兒，緩和了喘氣。

營門的四週沒有警戒，門關的鐵緊。

「開門來噢！」我搶前兩步，拍了幾下門板喊起來。

「是誰？」停了一會兒，院裏的門推開了，有了這樣回音。

「是我，」我很和氣的回答。

「找誰？」

「找團總。」

「團總不在家！」裏面的聲音，漸漸接近了營門。

「什麼時候能回來？」

「今天晚上不回來，明天一定回來。」

「那麼請你開開門，我們等團總回來，有要事商量。」

「你們是幾位？」

「我們三個人。」

請等一等，我報告隊長去。」裏面搭話的人，說着，腳步聲就漸漸遠去了。過了有兩分鐘的時間，門裏腳步聲又響起來，這次是比前多了些人了。裏面的人沉重的推了一下大門，取下鐵鏈，營門才拉開了，出來兩個裝束奇異的人，他們肩上都壓了支步槍，慌張地跨出門來。

「先生，你們是找團總的嗎？」一個腰束土黃大圍巾的人，首先問我。

「是的。」我點了點頭。

「先生們和我們團總在那裏認識的？」另一個黑衣服白綁帶腰間束着滿腰轉（註五

）的接着問。

「我們在蘇軍長部下認識的。」我正說着，裏面又走出了一個人來，黑衣服外面套着帶本色的青庫緞褂子，沒扣釦子，兩襟裂開，胸部露外。一個舊式的沙魚皮眼鏡盒子掉在外面，還掛了一塊絲綢子向後飄動着。我們都注視着這個剛出來的人。

「快進來，到裏面坐，失敬了，沒有遠迎！」他沒等走到門口，就裂開嘴，笑着臉，打招呼。

「這位老總貴姓？」劉善忠問着，也笑開了嘴，露出他那潔白的牙齒。

「敝姓邱……」

「他就是我們的隊長哩！」那人沒說下去，旁邊束黃圍巾的人，就揸着介紹了一句。

「對不起，久仰未遇，失敬。」我們幾個人，參差不齊的，就很客氣的和他周旋起來。

「各位先生還很陌生，願領教。」邱隊長提出後，我們各自介紹了，他便很謙虛的

讓着我們走進裏面去。

邱隊長領着我們，到了他們的辦公室，他們的辦公室和寢室就在一起，一進去就看見牆壁上掛着兩支步槍，和步槍一起，掛了子彈袋，看去有五六掛分裝在兩條袋子裏。地下放了一張土紅色的櫃子，緊鎖着鐵鎖，炕上鋪着榆林裁絨毯。盤腿坐在炕上的一個穿長袍的中年人，見我們進去，就站起來，下炕和我們打招呼。

「這是張師爺，是團總的表弟。」邱隊長介紹給我們，同時也把我們一一介紹了給他。大家便上炕坐定，兩個帶槍的人，站在地下，遞火倒茶侍候着。

我們喝着茶，敘述着我們和邱團總的「深厚交情」，越說他們就越加相信，越加表示對我們尊敬。兩個帶槍的人，也先後把他們所帶的槍和子彈袋取下來，掛在牆上，一個個離開辦公室。那隊長和師爺，也像自家人似的，對我們隨便起來。

我們一面在說長道短的同那隊長和師爺扯閒，一面就互使眼色，借出外小解，互相商議好，要利用吃午飯時，把他們調動在一個窯洞裏就下手。槍也偵察清楚了，除辦公

室的四支外，伙房裏炕牆上，還掛着兩枝。

拉話過了有三個多鐘頭。

「隊長，飯熟啦，在那裏吃？」一個伙伙進來問隊長。

「拿上來吃」隊長簡單的答覆着。

「不必，我們在伙房吃吧，那裏暖和，又省得弟兄們跑來跑去的。」我們都插嘴說。伙伙便扭轉頭來等候着，經過再三的謙讓，隊長才採納了我們的意見。

「好吧，那麼就把伙房炕上的桌子安置好。」隊長吩咐完了，伙伙才走了出去。我們燃着一根烟，繼續着拉話。沒有一會兒，進來一個團丁請吃飯。

到伙房時，飯已盛好在桌上，隊長要讓我們先吃，我們堅持着要大家一起吃，又一番謙讓後，大家才圍着炕桌坐下來。幾個團丁都站在地下招呼着。

我們三個人在吃飯時，互便了眼色，沒有吃飽，就先後放下了碗。

「你們慢慢吃，我們到上房去休息休息。」我先站起來，同隊長打了招呼，接着三

個人便跳下了炕。

「好，好，你們先上去……吸煙……我就來。」隊長手拿着碗，嘴裏的飯，還沒來得及嚥下去，就斷斷續續的答覆着。

我們回到營房的辦公室，四支槍和子彈袋靜悄悄的掛在牆壁上。竈裏一個人也沒有。三個人瞪着眼睛，互相瞅着，微微的笑了笑。高文清便首先跳上了炕，摘下來一支德國造套筒槍，輕輕的拉開了機栓，緊接着壓進了一排子彈，跳下炕來，飛快的奔向伙房。

「不准動！繳槍不打人！」他一脚踢開伙房的兩扇竈門，口裏喊着，把槍對準還在吃飯的團丁們。我緊隨着高文清的後面，乘他臨陣呼喊時，便低頭曲身衝進去，跳上了炕，直取牆壁上掛的那兩支步槍和子彈袋。

「老總……們，傷……人……不……？……」隊長師爺和團丁們，直嚇的面如土色，舉着雙手哀求起來。

「只要好好的繳槍，決不傷害你們的性命。」我一面摘槍，一面答覆着他們，就把一支槍掛在我肩上，一支槍握在手裏，兩條子彈袋也束在腰間，轉過身來，又問他們：「上房櫃上的鑰匙，是誰管的？」

沒有一個人敢答應，他們互相觀望着。

「你們不說，就把你們一個個打死在這裏！」我緊接着又嚴厲的追了一句。

「在……在我……身上……」那張師爺說着，從荷包裏掏出來帶着鏈子的鑰匙，顫抖抖的伸出手，遞給我。我接着便跳下炕，飛奔上房去，剛進門，劉善忠已經把上房的槍和子彈袋，都收拾起來，囉哩囉嗦的，掛在他身上向外走，兩人碰了個滿懷，轉進房內，開了櫃子，裏面除了一些賬本和紙張外，有一尺多長的一節子銀圓，二十九張票子，我將它拿出來，又跑到伙房去。

「櫃子裏的錢是誰的？」我問着那一夥團丁。

「裏面有伙伙的……三張票子……有十來塊伙……伙食錢……別的……都是前天收

……收回來的公款。」張師爺急急忙忙的說。

「究竟有多少伙食錢？」我又追着問，但他很久說不上話來，等着人性急，我換了口吻，又繼續問：「够不够十五塊？」

「不够……够。」張師爺答着，但終久沒有說清總究竟有十幾塊。我數了三張票子，十四塊銀圓，進去放在炕邊上，告訴他們：「伙伙的和伙食錢我們都不要，給你們留下。」但伙伙們仍沒有一個人敢搭話，都只是擺着發黃的面孔看我們。

「這是四十塊錢，每人給你們五塊錢的遣散費，知道了吧。」我又數了四十塊銀圓，放在炕邊，這樣告訴他們。

「老總太多心了！」

「槍是公家的，誰都可以用，我們不要錢。」

「老總們拿去作路費吧！」衆人才七嘴八舌的說起來。

「聽我的話！」我用勁叫了一聲：「朋友們，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紅軍，給窮人辦

事的，殺的是貪官污吏，劣紳土豪，絕不傷害窮人的一針一線。你們也是吃不飽、沒事幹、受人壓迫的，我們絕不傷害你們。你們願意同我們去當紅軍的以後再來，不願的可回家種地去。再不要替豪紳地主辦事，欺壓和你們一樣的老百姓。」

「是，是。」團丁們都答應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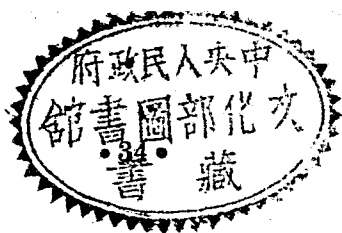
「朋友們！我們就走了，咱們再見吧！」我跨出窖來，將門鎖上。三個人，歡躍的走向營門外，還聽得留在窖內的團丁們咕嚕着：

「紅軍老總們好走！」

「紅軍老總們恩寬！」

娘娘廟的小丘上，我們朝空響了三槍，作為我們勝利的禮砲。三個青年人，揹着六支槍離開了懷義灣，向南去了。

這六支槍在青年人的手裏，經過了幾個階段和若干波折，在黨的領導下，一九三四年底就發展成了過去的紅二十七軍，即現在的駐在三邊的警備某團。



註：（一）指當時的捐款。

（二）懷義灣每十天有一次集會。

（三）陝北風俗：二月二日上山祭風雨蟲神時，燒紙化香。

（四）一個妓女的名字。

（五）一種腰帶名稱，裏面還可以裝銅板和麻錢。

（一九四四年）

文藝理論叢書

周而復主編

北方文叢

第二輯

第三輯

論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
中國文化生活中的文學
國民化與民族化
文學與藝術
學藝與美學
革命藝術學
命藝性藝

瞿馮列寧蘇周
秋乃舍爾·蘇
白超寧夫爾·揚
著著著基坦編

洋鐵桶的故事（長篇）柯藍
李有才板話（中篇）趙樹理
茅山曲（中篇）東平
高原短曲（短篇）周而復
劉巧圓（說書）韓起祥
璐安風物（報告）吳伯簫
荷花淀（散文）孫犁
王貴與李香香（長詩）李季
三打祝家莊（平劇）任桂林等
釋新民主主義的文學（論文）艾芻

李家莊的變遷（長篇）趙樹理
紅旗呼啦飄（中篇）柯藍
翻身的年月（中篇）周而復
我的兩家房東（短篇）康濯
四十八天（報告）陳祖武
人民英雄劉志丹（唱本）孔厥
白毛女（秧歌）賀敬之等
逼上梁山（平劇）集體創作
同志你走錯了路（話劇）姚仲明
在激變中（論文）歐陽

萬人叢書

眞假李板頭

著者 劉石

發行所 香港堅道三十五號地下

香港印刷合作社

承印 香港印刷合作社

經理 各大書店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卅七年八月初版

0001—2000

思想教育與工作方法（修養）江
孫中山革命奮鬥小史（政治）胡
學生工作怎樣做（青運）方
新文藝運動簡史（文史）馮乃超
創作的美學（文壇）周鋼鳴
閒話（報告）漢夫
在國外監牢（報告）王叔
減大咬子（報告）唐海
小城（小說）蕭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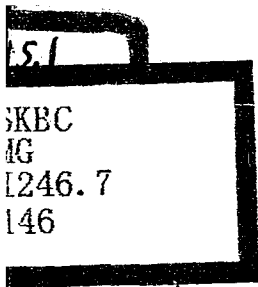
劉半仙遇險記（小說）谷
眞假李板頭（小說）劉石
毛澤東頌（詩集）艾蕓等
今時唔同往日（戲劇）歐
劫餘隨筆（雜文）夏衍
北望樓雜文（雜文）周而復
中國人民合起來（歌曲）郭杰等
人民的太陽（歌曲）符公望
逼上梁山（圖畫）劉建巷
西瓜弟弟（圖畫）米谷

萬人集會反頁

82

72/1/1

(7)



H.K. 040